

军旅长篇小说

向天倾诉

王秋燕◎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描摹卫星发射基地的隐秘生活，呈现航天人的特殊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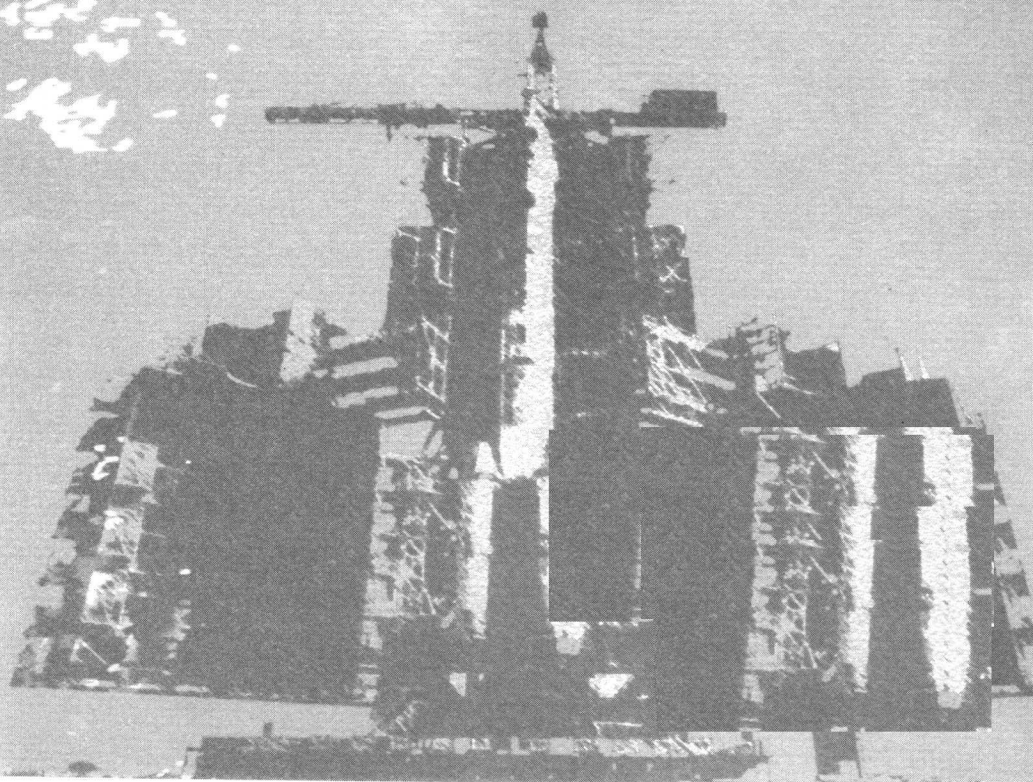
向天 倾诉

王秋燕◎著

XIANG TIAN QING S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天倾诉 / 王秋燕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033-2133-7

I. 向…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8984 号

书 名: 向天倾诉

作 者: 王秋燕

责任编辑: 余天宝

装帧设计: 熊 建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0.5

印 数: 1-7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133-7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王秋燕

作者简介

王秋燕

浙江云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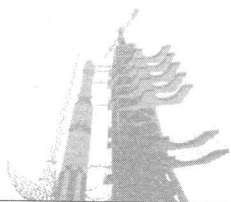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现供职于总装备部政治部创作室

著有《女人出海》、《纯金时光》等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1
第四章	29
第五章	50
第六章	58
第七章	70
第八章	81
第九章	102
第十章	114
第十一章	123
第十二章	132
第十三章	149

第十四章	175
第十五章	189
第十六章	210
第十七章	214
第十八章	227
第十九章	246
第二十章	266
第二十一章	279
第二十二章	289
第二十三章	295
第二十四章	305
尾 声	325

第一章

1

第一章

强劲又干燥的山风打着旋从它腰间卷了过去。它一动不动，沉稳得像一座山。巍峨。伟岸。耸立在群山怀抱中。它喜欢脚下那些深深的沟壑，并和它们融为一体。它像在这深峡大谷里忘我献身的那些人们一样，追随着、挚爱着一个伟大又不为人知的事业。它尽职尽责。

这是风季和雨季交接的日子。

一大早，天气很不正常。太阳刚从黑呷山露出头来，就被一团深灰色的云吞进肚里，再不见踪影。偌大的天空，像在昨天夜里被人痛打过，不是这里黑一块，就是那里紫一块。很快，这些黑黑紫紫又扯到一起，猛烈地厮打，最后变成了更深的铁灰色。一种和它极其相似的颜色。它知道，气象中心的人们，叫它们积雨云。一会儿，这些积雨云就开始行走，样子像一支大部队在急行军。

苏晴知道，之所以出现这种天气，是因为青藏高原边缘锋和它东面的攀西锋两股冷暖空气正在交会。所到之处，就翻卷起大片大片的墨绿色的浪。四周的群山一早就开始呼吼，仿佛告诉所有的绿色植物，雨季的第一场暴雨快要来了。

它的身上，也不时地发出咔咔的清脆声。还是山风，它们像野小子那样从它身上撞过，带着浓烈的草木香。它想让它们停下，别瞎跑。可它们调皮地绕一圈，又撒开脚丫疯跑了。

远处,响起沉闷的雷声。像是来自黑呷山的那一边,又像是从脚底下很深的地方冒了出来。它讨厌这个声音。你吓唬谁呀?

真有几只山雀被吓得跑了出来,在它身旁叽叽喳喳地叫。还飞到它的肩上,栖息了一会儿,神魂不定地点着小脑袋,东瞅西看,然后又叽叽两声,呼地飞走了。

刚才还在它头顶上的云层,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厚,也越来越沉。云底一点点下坠,不安地骚动着、翻卷着、挤压着,渐渐地,把它包裹起来——当人们仰望它时,它——卫星发射塔架,不见了。

整个发射场区,到处弥漫着暴雨临来前的气息。

远处的马路上,不断地有车过来过去。

人们正往小宾馆的会议中心聚集。

苏晴也在往会议中心赶。她没戴军帽,头发被风高高地撩起,把整个光洁的额头露了出来。她一边走一边不时地抬头看看天空,轰隆隆的雷声,把天地震得微微颤动。

雨季正在为它的到来虚张声势。

当一道闪电的强光劈下来时,苏晴正好走进会场。

二

这是总指挥部召集的紧急会议。“太白一号”卫星准备近期发射,会议的内容就是下达任务书,确定发射“窗口”问题。

主持人——发射总指挥袁绍正宣读完任务书,卫星负责人马上起身介绍“太白一号”总体方案和技术指标,紧接着议题就进入卫星轨道、发射方位角、发射“窗口”这些实质性问题的讨论。

会场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每次都这样,一讨论到这些具体问题特别是“窗口”问题时,气氛总是很热烈甚至激烈。因为发射“窗口”有许多的约束条件,譬如

“日凌”问题，“地影”问题。卫星上天后，不能与太阳在同一条直线上，否则会造成温度噪声偏高，影响卫星的质量，但也不能掉到地球的影子里，要是这样，像翅膀一样展开的太阳能帆板吸收不到足够的太阳能，供不上能源，卫星到了天上要不了半个小时，就会停止呼吸，变成一个没有生命的太空垃圾。不过，这些方面，都有具体参数供你参考，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确定了具体的发射时间，即：发射窗口前沿和宽度。

坐在第二排靠边位置上的苏晴，一直默默地听着专家们的发言，与那些争论得面色发红，两眼放光的专家们不同，她表情平静，好像这一切与她没什么关系。尽管“窗口”这两个沉甸甸的字眼，时不时地撞击她的耳鼓，可她仍然由着自己的思绪像一片云似的飘来飘去。她估计再过三小时，雨季的第一场暴雨就要像大炮一样轰炸这个原本平静的世界了！看来，这新的任务要和雨季一道来临。这当然是件挺麻烦的事情。眼下，发射任务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了，刚刚把一颗国外商业卫星送上天，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太白一号”又接了上来。本来是没它的，它却硬生生地挤了进来。而且上级的指令是不仅要把它送上天，还要不影响后续的任务。别的系统，有没有问题她不知道，但他们气象中心的问题可就大了，从时间上推算，雨季比任务的程序时间要长。这就是说，整个发射任务，都被雨季包裹着。在雨季中能不能寻找到发射“窗口”，主要看老天爷肯不肯帮忙。别人不为他们考虑，她苏晴得考虑，谁让她是气象中心的主任呢？待在这个位置上，就得负起这个责，否则，就是失职！唉，有时候她真后悔学气象，更后悔到基地来。当初，不是遇上他，她能到这个藏在深山大川里的基地来吗？不提这些，不提这些，人都走到这一步了，想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有什么意义？你又不不能让时间倒流，人生重来，只能面对现实。

可现实就这么严酷。

正走着神呢，身旁的人推了她一下，她下意识地抬起头，便和

副总指挥马邑龙的目光撞了个正着。

苏主任,你也谈一谈吧?马邑龙重复了一遍刚才苏晴没听到的话。

谈什么?苏晴一张口就有些没好气。

一个响雷不失时机地的高空中炸了开来,简直就像要恐吓一下这里的人们。对气象人来说,它就是恐吓,苏晴的身子也不由得微微一颤。她倒不是受到惊吓,而是想到这颗卫星要在这淫雨肆虐的某一天中升空,就感到无形的压力。是的,咋能没压力?有点压力也不怕,主要是信心不足,这才是最要命的。

既然他让谈看法,那就实话实说吧。苏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在雨季里找“窗口”,这对我们来说,难度太大了,无法保证“窗口”能按大家所期望的那样找到,在一个很有限的时间里,“窗口”能不能出现,这我,包括在座的大家,谁说了都不算。

那么,谁说了算?马邑龙问。

老天爷。苏晴答。

大家轰地笑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她努力控制住情绪,用平静的口气说完这番话。

她的话让整个会场又静默了一分钟,然后是一阵小小的骚动。大概是谁也没料到苏晴会用这样一种态度表述自己的意见,谁都听得出来,她话里有气。

跟谁有气呢?

很显然不是袁总,不是副政委于发昌,也不是副总师吕其。袁总戴着老花镜翻看着文件,于发昌一直低着头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吕其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苏晴。

被苏晴弄得有些尴尬的马邑龙倒没被击出火来,而是盯着自己眼前的长条桌,清了清嗓子,意思是请大家安静,说既然上级把任务压下来,就是相信我们有能力完成。我们在座的都是各系统的

领导,首先还不是怎样完成任务,而是要树立起信心!哪一次发射不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遇到困难怎么办?老天爷不赏脸,那就得靠我们去努力,两个字:克服!我希望大家别先叫苦,先把信心拿出来!没信心,什么事都干不成!

苏晴坐在那里不吭声,马邑龙以为她被自己说服了,便又看着苏晴补充了一句:你们回去后,尽快把“窗口”找出来。不但要找到主“窗口”,还要有备份“窗口”,这是任务,没什么条件好讲。

往常下达任务,马邑龙也是用这样的口气结束,苏晴早已习惯了,也没觉得什么,可这回怎么听着就这么不舒服呢?

当马邑龙把桌上的文件本子整理好,茶杯盖拧上,正要起身离开会场时,苏晴又“啪”地站了起来:对不起,我还没说完!

马邑龙用眼睛“哦”了一声,看着她,请她说。

坐在马邑龙身旁的副总师吕其微微坐直了身子,好像对即将发生的什么戏剧性场面早有心理准备。

总指挥袁绍正保持原来的姿势没动。

副政委于发昌抬起头看一眼会场,目光顺带着从苏晴脸上扫过,然后,放下手中的笔,抹了一把脸。

苏晴把头微微地抬起,目光越过所有的人,好像她不是对谁说话,而是对着天说话:我们实在不敢保证一定能按时报出“窗口”,更不要说两个“窗口”了。我觉得这种做法既不科学也不实事求是。

苏晴这次说话的口气比先前更强硬,像是在挑衅。

马邑龙微微地晃了一下头。

会场所有眼球都集中在他们两个人身上。但没有人说话。也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尤其是对眼下这针尖对麦芒的两个人,就更不知道说什么了。

一个意味深长的笑意从吕其嘴角滑了过去,很快又收了起来。他很小心地“嘿”了一声,扫了扫会场,似乎征询大家的意见,说,我来讲几句吧!说完这话,他并不急于往下说,而是看了看马邑龙。接

着，又笑了笑，笑得很小心。老马，我看苏主任说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这次发射跟往常不同，雨季一来，气象情况千变万化，这时候急于预报“窗口”，是不是有些过急了？当然，他们能预报出来，是再好不过的。要是真遇上麻烦呢？咱们总不能冒雨发射吧？我看先别把话说死，还是给他们一点时间下去做工作吧。

老兄，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刚才的话谁都听到了，并没有要他们马上拿出预报。任务放在那儿，都是必须完成的，这一点你不至于不懂吧？马邑龙心里有些责怪吕其，他想解释两句，可他从余光中恰巧看见苏晴向吕其投去感激的一瞥，反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有他明白，苏晴为什么这么做；他也相信，苏晴不会听不懂他的话。苏晴是成心在这件事上跟他作对，他吕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吕其的话，说到苏晴心里了，的确让苏晴有几分感动。没想到，吕副总师在这样一种场合，不仅替他们气象人着想，还这么体谅他们。不像有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也是有史以来，吕其第一次获得苏晴的好感。

整个会场的气氛，从热烈中变得有些错综复杂了，本来马上就要结束的会议，被苏晴这么一搅和，似乎不知如何收场了。

袁总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时间已经不多了，很多人都要去赶班车。我看先散会吧，这些事，下来还可以接着再讨论，小范围地讨论也不是不可以嘛。要是没别的事，就到此，散会！

当大家走出会场时，天已经黑得吓死人。

三

事后，苏晴承认那会儿她的确有些冲动，有些不可理喻。可是，在那种情形下她能控制住自己吗？

依她的脾气，很难！

你这么做心里就舒坦了吗？她问自己。

她在回去的路上也没给自己找到一个答案。

她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什么一跟他说话就要没好气，总憋着劲，跟他闹别扭。也怪他，如果他不最后那句话，也不会有后面的冲动。难道他真的不知道雨季里的“窗口”很难预报吗？不仅要主“窗口”，还要备份“窗口”，听着就让人不舒服，好像预报“窗口”是孩子们过家家，容易得很。要知道现在已经进入雨季，不知道这场雨就是预报吗？！

这场雨跟二十年前那场雨多相像啊！连时间都差不多，也是下午刚上班没多久。假如她没记错的话，在雨还没到来之前，天黑得也像刚才那么吓人。大白天的，如果不开灯，屋里的光线暗得连书面上的字都看不清，像是夜晚来临一样。

二十年前的那场大雨，是不是进入雨季后的第一场大雨？她记不清了。但今年是，这场雨是进入雨季后的第一场大雨。

上午，刚下达发射任务，下午就是这倾盆大雨。真不知道老天是什么意思？它是想和“太白一号”叫叫板吗？这板叫得人心里真不痛快！

对气象而言，所谓的“窗口”，就是运载火箭发射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宽度。也可以说这个时间到来时提供允许发射的天气条件。所以，有没有“窗口”，“窗口”能不能打开，直接关系到发射顺不顺利。

她作为气象保障的中心主任，能在这时候当哑巴吗？

真是越来越搞不懂他了，上级给你任务，作为军人，你是该无条件服从。但，你能无条件服从吗？人家上级不了解这里的天气情况，可你马邑龙也不了解了吗？你当然了解。既然了解，你为什么不在上级下达任务时向上级作出解释？为什么不向上级解释这里的天气状况？一旦雨季的序幕拉开，全世界的暴雨雷电全到这里集中开年会似的！大雨、雷电们是铆足劲要轮番登场表演，按往年的规

矩,发射任务尽量避开这个季节,就是避不开,也会尊重科学和客观规律,没人要求任务刚下达,就要气象部门把“窗口”找出来。说真的,预报不是不可以,每次任务都需要预报,而他们气象中心在卫星发射关键时段预报准确率达百分之九十九,短期预报、雷电综合预报准确率也达到百分之九十五。注意啊,是“短期”两个字!唯独没有在雨季中进行长期预报的,而且也不可能进行长期预报。这不科学,真的不科学,也不符合客观规律。在雨季中,就像吕副总师说的,气象千变万化,谁敢拿长期预报冒这样的风险呢?弄不好就是砸自己的牌子!到时,人家问你这个气象主任怎么当的,你怎么回答?苏晴愈想愈觉得该去找他把情况说说清楚,心平气和地说,不要像会场上那样一说就情绪激动。都四十三岁的人了,不能像当年……

当年怎么了?不想当年还好,一想当年,心里就百味丛生。

也许还是不去见他好。

不,一定得去,这是工作。

但,非得要这时候去吗?等雨停后再去不行吗?不行!这场雨要下到明天,也许明天都停不下来。你搞气象你还不知道?这是五十年来少有的一场特大暴雨,它要持续三天三夜。等它停了黄花菜都凉了。到时,你可能连这点激情都没了。但你见了他一定不能冲动。

她一遍遍地告诫自己。

去跟他好好地谈,把自己的想法和盘端出。当然,你一定要明白,主要是为工作,不为别的。你这样拼命地强调工作,好像除了工作,还有别的似的。

还有什么?她问自己,把自己一下问住了。

当苏晴举着一把雨伞出去时,一股巨大的力量向她裹挟而来,几乎将她淹没,几分钟的工夫,身上全湿透了,连裤脚都滴着水:落

汤鸡，她想不出更准确的词来形容此刻的自己。

外面的雨声把整幢楼衬托得静悄悄的。她急急地走到三楼，脚步匆匆，但鞋底踏在水磨石上，居然没什么声音，也没遇上一个人，如梦境一般安静。

门是虚掩着的，似乎告诉你，主人就在里面，但你得敲门。

正准备伸手敲门时，心“怦怦”地狂跳起来。她把碰到门的手又缩回来，生气地问：你这是干吗？心慌什么？不是说好，不为别的，是为工作吗？那好，做一个深呼吸，都说这样能缓解紧张。可问题是你干吗紧张呢？

都怪“太白一号”，不然，她决不来找他。这段时间，她一直躲着他，不想见他，就是面对面相遇，她也低着头绕着他走。有几次，他主动找她说话，都被她搪塞过去了。有什么好说的？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上的交往，除了任务，还有什么别的交往吗？没有。

她用指关节轻轻叩了叩门，不知是下力轻了，还是外面雨声太大，里面没回应。难不成他不在？那她也得进去是不是？她正这样想着，门打开了，像是自己打开的。当四目交投在一起时，不由得都愣了一下。

他没说话，而是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摇了摇头，然后从门边衣帽钩上取下毛巾，递给她。眼神里含着命令。

她接过毛巾，拍了拍挂在身上的雨水。可雨水早已渗进衣服里了。

要紧吗？要不让小刘的车先送你回去换身衣服再来？

没事。她回答得挺干脆。

他伸手接回毛巾，把它重新挂上后，才指着旁边沙发说：你坐吧。然后，他要去关门。

她身子挪出去一点，不让他关。她也不坐。她用不着坐。她只想把话说完走人。

他看出了她的意思，又摇摇头，“嘿嘿”地干笑了笑，说这雨够

吓人的啊！

她说，不吓人，还能发射“太白一号”呢！

他又笑，看来苏主任已经为“窗口”的事操起心来了。

操心？我操什么心？我是别人怎么下命令，我就怎么执行。要操心也是瞎操心。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外面的雨。

有你们操心，“窗口”就不成问题了。我对你们有这个信心。

可我没信心！这次和以往真的不一样。她一脸严肃。

这时，风向突变，雨丝便斜着身子从微开的窗缝里，哗地一下蹿了进来，全都泼洒在办公桌上。他赶紧过去把那扇窗子关上，边拿起抹布擦了擦桌子，边对她说：你能听我一句话吗？你先回去，要不然你会感冒的，我们再找时间另谈吧。

她心一软，眼里莫名其妙地生起一层水雾，浮在眼球上。她真想听他的话，先回去换衣服，下次再另找时间和他好好地谈一谈。她真想有这么一次。她感觉眼里的水雾慢慢凝成水珠，快要滴出来了。你这是干吗？你不是告诉自己找他就谈工作！是的，是工作。她这样想着时，眼前晃过另一个女人的影子，正用一种微弱的毫无光彩的眼神盯着她看，她被盯得心里“咯噔”一下。不！她晃了一下头，仿佛要把那个影子晃出去。接着，她说，我哪敢再占用您宝贵的时间，我只是有几句话，说完就走。

他看着她。他知道这会儿说什么都没用，只好依着她，让她说。

我是来告诉您，我们真的能力有限，您交给的任务可能完不成。

他收起脸上的笑，不再看她，而是把脸转向窗外，看着外面的雨，过了好一会儿后，他才转过头，说：这可不像你苏主任的性格。

她说，是不像，不过这次情况不同。

这次有什么不同？不就是雨季嘛，它又不是今年才冒出来的。他有些恼火。

她才不管他恼不恼火，仍按自己的思路往前走。她说，照你说